

馬關和議

藤森成吉
張大 譯

新生命出版社

馬關和議

繼自成良繼
續成大業

新主出品出版社

藤森成吉著
張大成譯

馬

關

和

議

新生命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月初版

馬關和議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藤森成吉

譯者 張大成

出版者

新生命社
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

代售處 各大書店

版權所
翻印必究

譯序

此三幕劇爲日本創作界負有盛譽之藤森成吉氏所編，全劇共分三幕十場。經本年三月號日文「改造」雜誌一次登完。譯者將其譯出會連續登載於「國際週報」，其中惟略去第二幕第三場未登出。茲改爲單行本，第二幕第三場亦補編在內，乃成完璧。此劇原名爲「陸奧宗光」，譯者易名爲「馬關和議」。譯者讀此劇時曾參考正史及李文忠公全書時人劄記等，覺與史實極相吻合，除時間地點因編劇及舞台方便上略有更易外，大致可謂根據史實編成。至其藝術上之價值及編劇之技巧等，世間自有定評似毋庸多贅，僅就其公表之後在日本各劇場連續排演，博得萬衆欣賞以觀，已足證其爲一成功之作品。譯者譯此之動機不在其文學上之價值如何，其最主要之着眼點乃在其政治上之涵義。

四十六年前之中日戰爭，一方面由於日本大陸政策之初發軔，其來勢猛烈莫可遏制，一方面由於清廷之腐敗及昧於彼此情勢應付乖方有以促成。日本以必勝之心籌之有素，故連戰

皆捷，而清廷則漫無計劃，廟議紛紜顧預債事，統率失人，兵無鬥志，以致一敗塗地。及至敵兵壓境，畿輔震動始倉卒求和。雖屈辱備至犧牲重大猶毫無改革之心，和議始成而朝野上下仍復酣嬉如故，政治之黑暗腐敗反更甚於前，浸假而拳匪肇禍，國勢更一蹶不振，辛亥振臂一呼，宜乎土崩瓦解。民國肇建，開時甫經二十餘載，而內亂頻仍，歲無甯日，終不免又與日本兵戎相見。吾人苟一回味，前美總統格蘭德對伊藤之言及陸奧自著「蹇蹇錄」中所述，實不勝感慨繫之。

當馬關和議告成之後，日本既得朝鮮台灣及巨額之賠款猶以交還遼東半島爲恨事，當時使非陸奧伊藤等獨排衆議，承認三國之要求，則戰後之演變或將完全改觀。何也，日本以憊敵之師，當三國之衆，而府庫空虛亦已達極點，一旦交綏，勝敗之數，無待著龜。彼時不特日本前功盡棄，而三國挾戰勝之餘威，進而謀瓜分中國亦屬意中事。蓋清廷之愚妄無知及國力之孱弱，於此一戰已完全暴露無餘，日本若復敗於三國之手，則歐洲列強在東方將一無顧忌爲所欲爲矣。陸奧獨能內審國力，外察國際形勢，甘受國賊之名，毅然接受勸告，使日本

得有生養休息之機會，安然奠定其強盛之基礎。若非有獨到之政治眼光與乎超凡之膽量曷克臻此。苟當時惑於少數軍人政客之盲目的義憤與三國輕啓釁端，則五十年來之東方舞台上甯復有日本插足之餘地？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陸奧誠人傑哉！然陸奧究其極仍不過一日本的政治家而已，非亞細亞的政治家更不足以言世界的政治家也，其心目中僅有一日本，無全亞在胸，亦無把握全亞之氣魄。何以言之？陸奧之主張遼遼，非欲結好於華實畏三國之威也。其畏強凌弱之態度情見乎辭。觀於劇中與伊藤松方之對話及「蹇蹇錄」中所言而益信。夫遼東之交還既爲決定之事實而猶必迫使清廷依原議換約，以保其對中國之威嚴，對三國則趨承惟恐不及。誅心論之，對歐美屈服則可，對中國則絲毫不假借。以如是之精神夫復何亞細亞之可言！「管仲之器小哉！」此語施之於陸奧可謂恰當。雖然陸奧仍不失爲日本之一大政治家也。日本今日尙有如此之大政治家否？吾人固不欲輕下論斷。惟觀於一面高唱和平，建設東亞新秩序，一面仍不惜濫費兵力財力，以求快於疆場之一逞，則所謂大政治家也者似尙不能求之於現在之日本。至若施行漫無標的，漫無制限之轟炸，使致千累萬之老弱婦孺慘死於殘

酷炸彈之下，使歷史悠久之名城消滅於無情火焰之中，破壞惟恐不大，殺戮惟恐不多，則更令人對於所謂新秩序之意義不能不抱深切之疑懼矣。

總之，中日兩國目前最急之務莫過於如何設法恢復兩國民之友好的情感，在新秩序建設聲中決不容再有增加雙方仇恨之理。所謂國際公法人道正義，雖已成一片廢紙，但就東方固有之倫理觀念而言，則「仁義」之思想實深入中國人心。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孔子曰：「不嗜殺人者爲仁」，中日同爲儒家思想薰陶之地，竊願日本有識者三復斯言。

歐戰因德國之壓倒的勝利，頗有急轉直下迅即結束之勢。歐局底定，列強此後之注意點必將集中於遠東，實爲吾人應有之常識，決非危言聳聽。日本爲遠東之強國，在目前劇烈的角逐場中，其將何去何從，非及早有一明確之決定不可，亦爲略明政治者應有之認識，固無待吾人之越俎代籌也。當此嚴重關頭，而中日兩國猶復執迷於鼠牙雀角之爭，不求一兩全之道，則吾恐噬臍之憂將不在中國而在日本，吾爲日本危，亦不禁爲東亞前途危也。

李鴻章在清季執掌朝政凡數十年，其老練之外交手腕在當時廷臣中，允稱首屈一指。馬關一役，以垂暮之年，挺被貶之身，承新敗之餘，當此有罪無功之重任，其處境之困，自不待言，苟非小山之一擊，恐和議之成否尚在不可知之列，然終不免受清議之責難，蒙通敵之污名者，要亦日本之不能從大局着眼，惟拘拘於小利之是圖有以致之耳。吾人以春秋筆法論之，則鴻章之罪不在馬關和議之成，而在其處理韓事之失當。吾讀梁啟超氏評鴻章語：「李之此役，無功焉，無罪焉，其外交手腕亦復英雄無用武之地。平心論之，則李之誤國，在前章所列失機十二事，而此和議，不過其十二事之結果，無庸置論者也。」具有同感焉。

最後附加一言，譯者對於文字力求忠實通達，俾不失作者原意，惟第二幕第三場之歌謠俚諺及其他語意變關之日語非讀原文不能明其奧妙者，雖亦曾竭力傳其真義，但仍恐有不甚切近之處，斯則不能不對作者及讀者致深厚之歉意。此譯本之刊行，承「國際週報社」主持人予以莫大之便利並代為搜集參考資料，謹鄭重致謝。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張大成

第一幕
休戰

馬 關 和 議 目 錄

譯 序

第一幕 休戰

第一場 (一)

第二場 (二九)

第三場 (六二)

第四場 (七五)

第二幕 講和

第一場 (八七)

第二場 (一〇五)

第三場 (一一九)

第三幕 干涉

第一場		(一二五)
第二場		(一四五)
第三場		(一五三)

第一場

時期

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午後（清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地方

日本馬關阿彌陀寺町春帆樓講和會議室。

人物

伊藤博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講和全權辦理大臣，五十五歲，強壯而不肥不瘦的中等身材，紫紫色圓臉，扁平的前額，稀疏的鬚鬚，右頰上有一顆黑痣。

陸奧宗光——日本外務大臣，全權辦理大臣，五十二歲，好像有肺病樣的蒼白色的瘦臉瘦身材，炯炯的眼光，微白的鬚鬚，具有一切都合乎「剃刀大臣」這個綽號的容貌。

伊東已代治——內閣書記官長，三十九歲，蓬鬆的左右分開的頭髮，帶一個蝴蝶形的大

領結。

其他 總理大臣祕書官鮫島武之助，外務大臣祕書官中田敬義，翻譯官補陸奧廣吉（宗光之子）各隨員，以上各日本使臣穿的都是西服。

李鴻章——清國欽差全權大臣，直隸總督，七十三歲，帶金邊眼鏡，灰白色的稀疏鬚髮，穿著華麗的緞子上衣，淺黃色的四頁袍，曾被曾國藩稱為「你的容貌和詞令足以懾服日使」的三百磅重的大個兒，魁偉的容貌，和不像是老年人樣的充滿元氣，舉止不羈和壓倒他人樣的言語態度。

李經方——參議，前出使大臣（鴻章子），高個子，穿著鼻煙色的中國服裝。

其他 參贊官伍廷芳、羅豐祿、羅建忠，翻譯官羅庚齡等，全部都穿著中國衣服。
日本參官

舞 台

上手一間很大的客廳，壁上掛著秋月畫的大字畫，擺著左甚五郎造的白獅大香爐和古松的大盆栽，裏面正面有很大的玻璃隔欄，橫枋上掛著賴山陽寫的「海門潮勢如奔雷」的橫披；下手裏面擺著一架金屏風，前面紫檀高茶几上擺著古伊萬里造的大花瓶，裏面插

着白山茶、紅桃、連翹、丁香、牡丹五種鮮花。

舞台中央放着一張鋪着厚呢檯布的大桌子，桌子上有水晶的墨水壺和描漆的硯盒，圍着桌子擺了十二把椅子，在李鴻章父子的椅子中間放着一個有架子的金火盆，天花板上面吊着兩盞大洋燈，地板上鋪着織花的地氈，一切都是盡善盡美的設備和裝飾。

幕啓時，伊藤和陸奧爲迎接清國使節，都站在舞台的下手，同時李鴻章及其隨員出現在舞台前的花道（註一）上，向着舞台方面走去。

（註一）花道爲日本劇場特有之一種構造，係一條經過觀衆座間直通舞台前方之長道，高與舞台相等，寬數尺，有左右二條者，亦有僅中間一條者。

伊藤（把手伸給立於前面的李鴻章）啊，李中堂！

李鴻章 啊，伊藤博文閣下！（用巨手緊緊地握手）

伊藤 久違了。

李 已經十年了，還是在訂天津條約的時候會的面哩。

伊藤 真是！中堂還是那個樣兒哩。

李 總理大臣總真的還是原樣兒——今天這樣在日本的土地上和你會面，真是感慨無量。

伊藤 彼此一樣——（指着老是沉默地注視着李鴻章的陸奧）這位也是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子爵陸奧宗光君。

李 啊，是麼？（一面伸出巨手），我就是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李鴻章。

陸奧（很冷靜地握着他的手）久仰久仰。

李經方（走到伊藤面前）我是李經方。

伊藤 啊，和你也隔別了十年了（一面握手），這次長途辛苦得很了

經方 也不怎麼樣，和家嚴一道很快樂地初次來觀光貴國。

伊藤（向着陸奧）這位就是中堂的令郎經方君。

陸奧 唔——我是陸奧宗光。（把剛纔和李鴻章握過了的手伸出來）

經方 鄙人是大清帝國參議，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

陸奧（用同樣冷冰冰的語調）是是。

（接着伊東已代治等和清國方面的隨員們交換互相介紹着寒暄）。

伊藤 現在都請到這邊來坐。（讓李鴻章等坐到椅子上去）

鴻章 謝謝。（很笨重地坐在伊藤指給他的那張華麗的椅子上）

（傍邊接着李經方和其他各人順次序坐下去，接着伊藤也坐在李鴻章對面的大椅子上，陸奧、伊東等順着次序也坐下去）

伊藤（向着鴻章）路上很順風麼？

鴻章 幸好沒有什麼大風浪，也沒有暈過船。

伊藤 好極啦——這個馬關是一個鄉下地方，也沒有什麼適當的地方可以做全權的宿舍，真對不起得很，就請在這個廟裏權且媽糊地住下。

鴻章 豈敢，太費事了，不安得很。

伊藤（稍爲把話頭轉過來）那末，今天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交換全權任命狀……
鴻章 都帶來了。

（經方隨即把清帝詔書交給鴻章）

鴻章（一面交給伊藤）請過目。

伊藤 不敢當。（一面接住）我們的國書也請……（把國書交給李鴻章）

鴻章 拜見拜見。（接住打開來，和李經方等把裏面的英文對照着看）